

憶往 (六)

王母有一親姪女蓮，她先生是海軍後病故，留一子一女。她在海總當書記，處境較差。週末我總是帶著她和孩子們，一群孤寡去看電影、吃飯，到遊樂園等地消遣，盡量讓孩子們過得快樂些。

一九五七年看報載徵求演員的廣告，是福斯公司(FOX)要把小婦人艾偉德事蹟搬上銀幕，我想這是值得事奉的事，就去報名。第一次在圓山飯店召集談話，接見導演，發現不少同事均有同好。隨後導演給我們一張道白讓我們準備一週後再回去應試，公司當時預備在台灣拍這片；一直在和政府磋商。我的一段對白腳色是推著一病人逃出來，告訴對方，日人用炸藥炸毀了醫院等等；對白不長，但也要有表情。我沒有演戲經驗但常看西片。我也很努力的去練習，在幻想中索摹。同事杜太太是個美人兒，婀娜多姿，她的對白是賣女兒的女人，相信導演對人選經驗豐富。一週後，我們又到圓山分別應試，那天很高興能看見艾女士，她笑臉迎人



沈琪

，和靄可親。杜先生臨時替福斯公司工作，他到公司來找太太；在走廊上碰見，他順告我演得不錯，還是台港兩邊應考的第二名。他的誇獎增加我的信心，等待著機會來臨。此後有關拍片之事輿論紛紛，有些立委不同意艾女士勸人解放裏小腳的片段，認為有失國體，還有其他的問題。在路上再次碰見艾女士。她說如福斯能在台拍她的片，她可得優厚酬金，還有一幢房子。可惜過了一段時期拍片的事也沉寂下來。艾女士住處離我們家不遠。她租了一間房，每月二百元，也是克難房子水泥地，房間佈置簡潔，只有一張書桌，一張椅，一張舖上雪白被單的單人床。沒有廚房。我問她吃什麼？她指著床上的吊籃，盛著些水果，她說：「就是這些，有就吃吃。」她原來不屬任何教會宗派，沒有薪水，一生都靠主賜。她出生英國，少年替人清潔家務，一心為中國傳道。當有些積蓄時就從俄國西伯利亞乘火車到中國。抗戰時帶著三百中國孤兒逃難到後方，她忠心侍主

，所作所為得人敬仰。我知道她生活困難，以後每週六我們在家加菜，她就是我們的常客，我也推薦她到教會講道。我們交往一段較長的時間後，她告訴我她要回英國，因福斯公司決定在英國拍她的事蹟「六福客棧」。她還告訴我戲裡一段與將軍的浪漫史是虛構的。她到英國仍可得到報酬，環境可改善，她能有一個好的晚年。我衷心為她道喜，神不會虧待祂的使女。

台灣常遭颱風侵襲，房子日久失修，房柱已有白蟻蛀蝕，我也只好寫信給空總要求重修，覆信免議。他們後來只派人來將柱腳多加水泥，可是鄰居高官同樣的房屋已修建兩三次，修建、改建最後還加建二樓。

我家籬笆全吹倒，我為家中老幼安全，每晚都警醒不得安眠。最後去找一位空軍朋友介紹了一個包工來，他拿去一半錢後第二天也送了一些木柱、木板來。他開工兩天停工三天，還要常常去找他才來。因此有一個時期我們客廳沒有屋頂；門戶敞開只有房門可鎖，也沒有人來相助，後來還是另請工人先把磚牆砌起；另找包工重建房屋，分別完成客廳、飯廳、廚廁。泥牆改建磚牆，花了不少積蓄，房子每分寸的建造都是我的血汗。房子修好後較穩固，衛生設備也完成，水泥地也改為地板和磨石地，這樣我才安心。後又第一次擁有一個二手貨電冰箱，十分滿足，感謝主增加我在建造房子上的知識，給我一切的恩典。環境生活改善後，我更懷念

雙親。

後來公司派我到公共關係及廣告部工作，讀報得悉以前的車將軍開鎗打太太後坐牢，有關他的新聞甚多。有一天一位穿唐裝長衫約五十多歲的男仕到辦公室找我同事。同事是他老友，他是來找工作的。同事打量他一下說「我看你還是做空中少爺吧！」他說：「開玩笑，老兄，我這把年紀還能當空爺嗎？」同事看他勢不如前，有意挖苦他吧！原來他就是當時得意的車將軍。看見他狼狽的離去，他使人哀憐。上帝給我親歷這見證，讓我領會祂的話語（太廿三21）：「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」聖靈隨時都在警誡我，行事為人總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還要有愛心和順服主旨意。

戡亂時期，軍眷出境不易，主僕宋將軍，明白我們處境。他一家人都是基督徒，為人廉潔，待人親切，秉公行事。他遵守神的話愛孤兒寡婦，讓我們能順利的回港與親友會面。我積蓄一個月的假期就帶兒子回港。王大哥仍有同父異母家人在港，他們都很友善。經年來我一直託他們寄款上海接濟四五哥家人。到港得悉大陸人民飢荒嚴重，最缺油、米和糖。香港有些公司很會做生意，他們會配合各種缺乏的糧食打包替顧客寄去。我也寄給家人。在港也接到他們回信，收到包裹感激不盡。每次和他們通信都讓他們明白主的愛，不然我也無力臂助。

日間不停工作，晚上睡眠不足，精神上

的負擔重，身體漸漸軟弱多病，下班回家需多休息，對孩子也就疏於管教。住區環境對孩子不良，為孩子前途總想換一個環境。七哥的同學也是我的同事，他知道我以前曾助母親帶過姪子。他也曾因公到美順訪七哥。回來後告訴我哥嫂們的環境甚佳，他問我為什麼不請七哥代申請去美？我想也是道理，我也有部份積蓄存留七哥處請他代投資，於是就寫信給他們。七哥回信說辦理兄妹移民排期很久，七嫂說我在航空公司工作很好，如我去美也不知能做什麼？好的工作難找，這也是肺腑之言，不過我不怕等，找工作的我也不很耽心，因我能吃苦。這件事想七哥會替我辦，安心等待排期吧！

我會到第七安息醫院照腎，醫生說很好無病，空軍醫院也找不到原因。中心醫院當時是很有名的私人醫院，泌尿科醫生的辦公室裡名人匾額極多。他也到我家來看過我，明瞭我們情況，看來甚有同情心，但可無醫德，他叫我照膀胱鏡三次，每次收美金伍拾元，他可任宰也無結果，更不管別人的痛苦。細菌培養檢驗七八次，也找不出病原。我的體重減至九十磅，也吃了不少特效藥，結果走路也失去平衡，後來改吃中藥，才較好些。

辦移民也有數年，仍未見有消息，我想辦探親吧，可是同事說有移民傾向的人，探親絕不會批准的。香港方面辦居留也不易，患難見真情；世上似無援手。時濟不遇，孤

軍抗敵，夜闌人靜，悲從中來，也只有「uncle」在舐著我的淚水。我對聖經只知皮毛，還不會將自己的重擔交給神。神不斷的在磨練我，讓我親身體會久病的痛苦，更明白什麼是人情世故。

公司大樓需裝修，我們辦公室搬到隔壁舊樓上班。可能我晚上沒有好睡，精神恍惚，有一天我終於從二十多級水泥樓梯上滾下來。樓梯沒扶手欄干，人事處長也慌得跑過來看我。有神的看顧，我只有皮膚擦傷。未信主的人卻說我幸運，其實是神蹟，祂要彰顯給人看。

同事中空軍遺族，有些找到路子攜子出國。年紀大的，有一男一女也找到理想對象，條件豐富，鑽戒、洋房、汽車均齊，婚禮再次隆重，只可惜她子女都不在場。攝影師同事說我最沒用。其實同事們都很愛護我，但看我自己不振作為前途打算，也無奈。我深信一切都是主安排，別人有別人的福氣，可能神還要試鍊我，看我是否真能經得起考驗。

老板狄波，性子急躁，人很爽直。他出差後我就輕鬆，回來後我也要加班。他一直是幹新聞，搶消息。回信也來不及速記，他邊說我就一邊打字。感謝神給我聰明智慧能承擔這工作。老板喜歡喝酒，清醒時也勸我再婚。可是我還是這樣懶散，也因我身體沒有完全復元，不快樂，不起勁，實在沒有精力出外應酬。